出 版 说 明

我社自 1977 年起，即每年编选和出版年度短篇小说选和中篇小说选，两种年选曾经深得读者的喜爱，在文学界和读者中具有广泛影响。1994 年后，这项工作一度中断。21 世纪肇始，根据文学界人士和读者的建议，我社决定恢复中、短篇小说年选的编选和出版工作，以便及时总结年度中、短篇小说创作的成绩，向读者集中推荐优秀的中、短篇小说，也为新世纪的文学积累做出我们的贡献。

恢复出版的中、短篇小说年选总冠名为《21 世纪年度小说选》，以示我们一百年不动摇，长期做下去的决心。《21 世纪年度小说选》分中篇小说和短篇小说，各编一册，于次年元月出版 编选范围为当年全国各报刊上发表的中、短篇小说，入选篇目的排列以作品发表时间先后为序。

《21 世纪年度小说选》的编选工作得到许多著名文学评论家和编辑家的支持和帮助，他们应我社之邀，对当年的中、短篇小说创作状况进行深入、广泛的研讨，提出许多极有价值的选目。我们在广泛阅读的基础上，充分参考专家们的意见，严格进行编选。在此，谨向诸位专家深表谢忱。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

目　录

青石碾 · 连耞
——农具系列之二 …… 李　锐 1
归来 · 人瑞 …… 陈应松 13
永远的谢秋娘 …… 潘向黎 56
左脸上的小疤 …… 杜明明（香港） 71
顶针
——定西孤儿院纪事之八 … 杨显惠　烜　笠 82
上帝之手 …… 阿　成 94
叠石大师 …… 聂鑫金 114
娘家侄儿侯赛寅 …… 李　铭 126
美丽日斑 …… 曾　哲 139
乡姑李玉霞的婚事 …… 叶梅（土家族） 157
衣锦还乡 …… 叶　开 174
一捧鸟窝 …… 刘庆邦 196
彩虹 …… 毕飞宇 209
憨佬的光荣任务 …… 向本贵（苗族） 221
暴水桥头 …… 谈　歌 238
我们的战斗生活像诗篇 …… 范小青 248
八岁 …… 邓一光（蒙古族） 261

谁动了我的大饼子 …… 白天光 281
婚宴 …… 王祥夫 301
柔软 …… 何丽萍 314
狗日的狗 …… 田　耳 333
死刑令今天下达 …… 张笑天 351
中国孀妇的日元存折 …… 吴尔芬 360
拒绝塑造 …… 周新天 370
哈撒尔银碗 …… 鲍尔吉·原野（蒙古族） 384
黑轮·米血·关东煮 …… 马森（台湾） 393
卖师 …… 余启新 411
榜样 …… 何玉茹 426
秋水故事 …… 鲍　十 448
北京的金山上 …… 张抗抗 462

青石碨 · 连耞

——农具系列之二

李　锐

青石碨

礳[莫卧切]，《唐韵》作“磨”，碨[五对切]也，“礳”同。《说文》云，“礳、石碨也。”《世本》曰，“公输班作碨”，《方言》，或谓之“磑”[错碓切]。《字说》云，礳，从“石”从“靡”，礳之而靡焉。今皆作“磨”，字既从“石”，又从“磨”[平声]。之义，特易晓也。……多用畜力辗行，或借水轮 或掘地架木，下置镌轴，亦转以畜力，谓之“旱水磨”，比之常磨特为省力。凡磨上皆用漏斗盛麦，下之“眼”中，则利齿旋转[上声]，破麦作麸，然后收之筛箩，乃得成面。世间饼饵，自此始

矣。

诗云 斲圆山骨旧胚胎，动静乾坤有自来。
利齿细喷常日雪，旋机深殷不云雷。
临流须借水轮转，役畜岂劳人力推？
一自世间多饼食，便知元是济民材。

——引自《王祯农书》，农器图谱集之九

汉代才有“磨”这个名称。在此之前则称作“碾”。古书上记载“公输班作碾”。公输班是春秋时代鲁国人，那么碾、磨的发明到现在已有两千多年了。

——引自《中国古代农机具》，第十一讲

她记不清自己到底是第几次被锁在这盘石磨上了。一开始是被关在窑洞里打，后来发现打伤了不能干活儿还要花钱治，就不打了，改成用铁链子锁。那个壮实的男人连磨杠都懒得用，伸出双臂抱住磨盘发力一挪，呼的一声，上面的那扇一两百斤重的磨盘就挪动了，磨眼就错出来了，他把铁链子哗啦哗啦穿过磨眼，然后在自己的脚踝上用一把大铁锁咔嚓一锁。不说话，也不回头看，转身就走。然后就是几天几夜的惩罚，没有吃的，没有喝的，任凭风吹日晒，雨雪交加，都不会有人来管。村里人都知道，这是他在整治他买来的媳妇，这是他自己的家务事。等到自己连说话的力气也没有了，饿得像根软面条，渴得像一片黄草叶，男人就会回来解开锁链，把自己放在肩膀上扛回他的土窑洞里。自从两年前村里通了电，安上了电磨，就很少有人再用石磨了。如今这盘石磨最大的用处就是用它整治逃跑的南蛮子女人。看见自己像条口袋一样被扛在肩上，别的男人们就会和自己的男人笑着搭腔：

“呀，拴柱，高低改个名儿算屎啦！你狗日的谁你也拴不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

住，连自己的媳妇也拴不住。这盘青石碾成了你家的私产啦！”

扛着口袋的男人不回话，吭哧吭哧管自走路。回到窑洞里先给女人喝两碗米汤。喝了米汤就脱衣裳，脱了衣裳他就像头叫驴一样扑上来，把所有的怒气和力气都施逞出来。在那具壮实的身体下边，在那根怒气冲冲的阳具面前，她像根软面条一样任人践踏。每到这个时候她不说话，也不睁眼，咬定了活下去的决心，无声无息地赤裸着身子，忍受着男人的咒骂和撞击，也忍受着男人的怒气和力气……她知道，眼前这个像牲口一样发疯的男人，总会把他的力气用完的。等到他的力气丧尽了，自己就会慢慢恢复过来，自己就会在恢复中再一次慢慢聚集起下一次逃跑的力气。五年来，逃跑，被捉，再逃跑，再被捉……可她一直没有泄气，一直默默忍受着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就像一棵被移栽的水边植物忍受着眼前这片无边无际的干旱的黄土地。她认定这一切都是暂时的，这样的日子绝对不是自己当初想过的日子。她相信自己总有一天要变成城里人的。她恨这个地方，恨这个地方的人，恨这片像监狱一样的黄土地。只是，她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自己会离开家乡来到这个鬼地方，她无论如何也难以接受自己怎么会沦落到今天这一步。

这个村子里的老人们都说，先有青石碾，后有茹家坪。凿碾用的大石头，是从乱流河上游一个叫青石涧的地方采来的。在来到茹家坪这个村子之前，她不知道这个东西还可以叫碾。在自己的家乡它叫磨，而且是水磨。青山绿水的家乡到处是水。随处引一股水自上而下地冲过，就可以在水流里架起一座水磨。湍急的河流被引进石头砌成的窄水道里冲出来，不停地灌满了水轮上的水槽，于是，沉重的水槽就带动了木头做的大水轮，磨房里的石磨就一年四季一刻不停地转起来，声音很沉，很深，传得很远很远。夜静更深的时分，村边的老水磨会把一些古老的故事咿咿呀呀慢慢讲到天明。

可是，茹家坪这个地方看不见水。漫天漫地的黄土永远裂着干渴的嘴，永远毫无希望地看着云彩无动于衷地从头顶飘过。茹家坪的人喝水要赶着毛驴走六里山路，到黄土沟底乱流河边的水井上去驮。在没有电磨以前，凡到磨面的时候，如果毛驴去驮水了，本来要用驴拉的碾就改用人推，用女人推。常常是三四个小女子抓着磨杠，一转就是半天。不知有多少小女子就是这样在磨道里转大了。长大了的姑娘就可以骑着毛驴，披红挂彩嫁到山下去。嫁到山下去是茹家坪所有女人的梦想。五年的时间里，她已经先后打听到，乱流河这道河川里，已经有十几个从南方买来的女人。她们当中也有人像自己一样逃跑过，可也像自己一样都失败了。在乱流河一百多里长的河谷里，茹家坪处在中间，离源头四五十里，离县城六七十里。百里河川不通汽车只有一条可以走马车的山路。要想逃跑，要想在几十里长的路上不被当地人看见，几乎是不可能的。尽管知道附近有和自己一样的女人，可她从来不去打听她们。她不想看见被当地人称作南蛮子的那些女人，不想和任何人结伴，她只想自己从乱流河逃出去。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她努力学会了当地的土话，学会了当地女人的打扮举止。现在走出村去，如果不是认识的人，她已经能够以假乱真。昨天上午，她是被骑自行车送信的邮递员看见的，随后自己就被骑自行车的男人追回来了。听见背后响起来的叫骂声，她顺从地停下了脚步。一阵拳脚之后，她又顺从地坐在自行车的后坐上回到茹家坪。她早已经从最初的恐惧当中挣脱出来。现在反倒是那个男人有些害怕，因为他怎么也想不通，这个被自己花钱买来的女人，到底是从哪儿冒出来的这股宁死不屈的沉着。只有她知道，自己和另外那些女人不一样，自己是一个心硬如铁的女人。她坚信，自己总有一天会转运，会变成一个有钱的城里人。

在夜凉中冻醒过来的时候，躺在干硬的黄土地上她扑面看见漫天的星斗。涣漫的银河在繁星似锦的天幕上流向很远很深的地方，好像一条渴死在大漠里的激流，终于被黑暗吸干了力气，渗漏进无底的深渊之中。磨盘底下有虫子在叫，锁链上晃动着两颗晶亮的萤火虫，一只杜鹃躲在村头的老槐树上哭得泣不成声……看不见月亮，看不清那些像鬼窟一样黑影幢幢的窑洞，只有安详的启明星仿佛寒夜中一只会说话的眼睛，静静地安慰着被黑夜笼罩的生灵。她忽然觉得自己好像是身处在闹市当中，看见了满城通明的灯火。她曾经许多次地到过大城市，有一次，她还在夜里坐电梯登上一座电视塔，从上百丈高的塔顶她看见灯光中，一条流光溢彩的河华丽地穿过灯火辉煌的城市，被千万盏灯光装饰的整座城市，就像一场流光溢彩似真似幻的梦，就好像会有神仙从那个繁星似锦的地方飘然而至。她要做一个城里人的决心就是在那一刻下定的。她不想总是羡慕别人，她相信，总有一天，她要在那个繁星似锦的地方点亮一盏属于自己的灯。

随着漆黑的天幕渐渐转成青蓝色，银河和星星们也无声无息地消失了踪影。黎明前的黑暗中，启明星终于凝结成挂在天边的一滴冷泪。茹家坪在金红的曙色中慢慢醒过来。鸡鸣和狗叫在晨光中唤起了袅袅的炊烟。

她在似睡非睡的恍惚中先是感觉到浑身的酸痛，接着，隐隐听见了好像是汽车的声音。村子里的狗们一阵接一阵地狂叫起来。当她倚着石碾坐起身来的时候，看见一群警察冲进村来。等到茹家坪的人们清醒过来的时候，她已经被前来解救的警察推进了呜呜乱叫的警车，冲出了企图阻挡的人墙。事后她才知道，是别的女人逃跑成功了，是她们说出了自己的下落。可这个结局实在并不是她希望的结局。

在县公安局的招待所里住了两天，警察们终于开始了对她

的单独询问：

“马翠花，你到底叫什么名字？”

她低着头不说话。

“我们已经和你四川老家的公安局打电话核查过了，没有这个人。”

她还是低着头不说话。

审问的警察突然喊出一个名字来：

“郑三妹，你不要低头，说话！”

听到“郑三妹”这三个字的时候，她猛然打了一个寒战。在最初的恐惧之后，她甚至感到一阵被解脱的快感。她觉得有汗水从自己的额头上沁出来。她默默地抬起头来，看见了警察手里那张印着照片的通缉令。

“你仔细看看，你看看这是不是你的照片？郑三妹，你说话！”

她无话可说。逃亡八年，自己最后竟然落到这样的结局。八年的时间里，这是她第一次听到别人叫自己的名字。

在最初不可思议的惊讶之后，警察们最终还是确认，他们刚刚解救回来的这个女人，就是被全国通缉的在逃犯郑三妹。郑三妹在自己的家乡是拐骗妇女贩卖人口集团的主犯之一。在八年前的抓捕中侥幸逃亡之后，她一直隐名埋姓，到处流浪，一直到花光了身上最后一分钱，真正沦落到举目无亲，衣食无着，变成了一个真正的叫花子。就在她走投无路的时候，恰好在山西大同的一家砖厂里遇到几个四川老乡。她把自己编造了无数回的故事告诉给老乡们，说自己是一个被人拐卖的女人，逃跑出来，花光了钱又不识字，也不知道该怎么回家。老乡们相信了她的话，最终收留了她，还善意地答应要带她一起回老家。可她万万没有想到，这几个答应帮忙带她回老家看看的老乡，最终在半路上把她转卖给蛇头，随后又被再次转卖到茹家坪，卖给这个叫

拴柱的光棍汉做了媳妇。这个被拐卖的下场气得她几乎要发疯。当初让她不能接受的是，自己怎么竟然会掉进自己当年用过了无数次的陷阱。可现在，她却不得不接受在这个陷阱中被前来解救自己的警察意外抓捕的结局。

戴上手铐的郑三妹终于坐上了返回家乡的火车。疾行的列车呼叫着穿过一座又一座灯火辉煌的城市，可郑三妹知道，现在，那都是一些和自己无关的灯光。

连　　耠

连耠［古牙切］击禾器。《国语》曰权节其用，耒耜耠耒。《广雅》曰，“柫谓之架。”《说文》曰，架、柫也。柫、击禾连架。《释名》曰，架、加也，加杖于柄头以撾［陟瓜切］。穗而出谷也。……

《耕织图诗》云：霜时天气佳，风劲木叶脱，
持穗及此时，连耠乱发声，
黄鸡啄遗粒，乌鸟喜聒聒，
归家抖尘埃，夜屋烧榾柮。

——引自《王祯农书》，农器图谱集之六

连耠最迟在春秋时代已经有了。《王祯农书》中说：连耠是用四根三尺长的木条或竹条，以皮革编成一块板状。用一个可以旋转的环轴装在长柄的顶端。使用时连耠起落，使竹木条编成的板绕环轴回转，扑打在晒干的作物秆秸上，籽粒便脱落下来。

——引自《中国古代农机具》，第十讲

天气很冷。心里也很冷。屋子中间那个用砖头垒的炉子早

已经灭了。尽管羊们还没有回来，教室里也还是能闻到一股浓浓的膻腥气。原来学校是在村庙里的，后来庙塌了，学校就没了教室。村里又没有钱盖新房子，就把羊圈用的四间通房隔出两间来。为了省事省钱，隔墙只砌到大梁下边，梁上边的山墙没有砌。一年四季人羊同处，孩子们的读书声，浓浓的膻腥气，和羊们的叫声就隔着泥墙混杂在一起，青石涧的小学校就成了名副其实的羊圈小学。

尽管已经看见了可怜的结局，可王光荣还是拍拍手，努力地对学生们露出笑容来：

“同学们，今天下午的劳动课还是打豆子，都有谁把连枷带来了？”

没有人应声。

王光荣又问：“都有谁把连枷带来了？”

还是没有人应声。

王光荣把眼睛转到刘开放身上。刘开放是学校里年龄、个头最大的男生。刘开放低下头，搓着两只乌黑的手，刘开放说：

“王老师，我爸不叫我来学校劳动，我爸说，功课都考得不及格，要劳动回家劳动，不用给老师劳动。我爸说要再来学校劳动就拧断了我的胳膊呀……”

王光荣很寒心。王光荣心里想：我真是名誉扫地呀我。可他脸上却放出了爽朗的笑容：

“哈哈，行呀，行呀！那就算了吧。我还说给同学们上最后一课，那最后一课就不用上啦。反正联校张校长来考过试了，反正咱们一到四年级也没有一个及格的，反正咱青石涧的羊圈小学过了今天就正式解散了，我这个民办教师就算是下岗啦，最后一课不上就不上吧！我往后再想种黑豆，就回家自己种去啦。同学们，那就放学吧！”

然后他又拍拍手，“回吧，回吧，都回家吧。再等等，羊就回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

来了，又要弄得满屋子膻腥气。”

正说着，院子里响起一片杂乱的羊铃声。接着咣当一响，是羊倌宝田开圈门的声音。然后，是羊群拥过门槛的声音，门板被挤撞的声音，羊蹄子踩踏门槛的声音，然后，羊铃和小羊咩咩的叫妈声混着荡起来的尘土，立刻塞满了屋子。

宝田隔着墙打招呼：“王老师，还没放学呢？”

王光荣也隔着墙回答：“宝田，今天回来的早些。”

“可不是。狗日的天太冷！早些回来叫羊们暖和暖和吧。”

然后又是门板关闭的咣当声。然后是宝田扑踏扑踏渐渐远去的脚步声。

王光荣又拍拍手：“同学们，羊们回来了，放学啦，回家吧。明天不用来了，都在家等通知吧，咱们青石涧和老林沟的同学都要集中到南柳村啦，到了南柳村，就有别的老师教你们，也就不用在羊圈里上课了。”

这么说着，王光荣心里一阵一阵地辛酸，他就使劲拍手，使劲喊，“行啦行啦，放学吧！放学吧！”

一到四年级一共十五个学生，大家纷纷背上书包站起来。然后，又都纷纷仰起脸来规规矩矩地喊：

“老——师——再——见！”

王光荣说了两声再见，忽然觉得眼泪要掉下来了，就赶紧转过身去擦黑板，其实黑板上一个字也没有。

等到王光荣转回身的时候，空荡荡的教室里只剩下一个人。

王光荣问：“馍妮儿，你为啥还不走？没见同学们都放学了？”

馍妮儿从座位底下抽出一把连枷来，馍妮儿说：“老师，我带连枷了，我想和你打豆子，我想跟你上最后一课。”

王光荣到底还是忍不住了，眼泪一下子哗哗地流出来。

看见老师哭，馍妮儿也哭，馍妮儿说：“老师，你别哭，他们

都走了他们都没有良心！我不走，我跟你打豆子……”

王光荣很不好意思地抹干了眼泪，王光荣说：“馍妮儿，不是同学们没良心，是老师没良心，老师尽叫你们打豆子了，老师没有教好你们，一到四年级连一个及极的也没有……”这么说着，王光荣的眼泪又流下来了。

师生二人在教室里哭了一阵，鼻子里都是呛人的膻腥味儿。馍妮儿还是固执地拿起来自己的连枷，馍妮儿说：

“老师，咱们还是打豆子吧老师。”

于是，师生二人来到羊圈前面的空场上。馍妮儿用扫帚把空场上新鲜的羊粪蛋扫干净，王光荣从教室后面把晒干的黑豆秧抱出来摊在平地上。然后，两个人就挥起了连枷。随着劈劈啪啪的敲打，紧闭的豆荚爆裂开来，圆润晶莹的豆子像黑珠子一样蹦来蹦去。

王光荣边打边问：“馍妮儿，你知道老师为啥要种黑豆吗？”

馍妮儿挥着连枷不抬头：“知道。因为城里人现在要吃绿色食品，黑豆营养高，营养高的庄稼能卖高价钱，卖了高价钱老师就能多挣钱。”

王光荣木然地笑笑，是苦笑。其实他不用问。这个关于种黑豆的问题他已经给学生们讲过无数次了。乱流河乡联合学校每个月只给自己八十块钱的工资，另外六十块钱由村里补。可是青石涧村太穷，常年拖欠那应补的六十块钱。于是乡政府又给了一条政策：工资不够，老师可以开荒种地自给自足。经过一番咨询、考虑之后，王光荣决定开荒种黑豆。事实证明，王光荣的这个决定是英明的，是完全符合市场需求的，是准确地预判了价格前景的。第一年，他的黑豆就卖了很好的价钱。这个从卖方市场获得的胜利果实给了王光荣极大地鼓舞。第二年他决定扩大投资，扩大种植，扩大经营。扩大之后产生了两个结果，一个是给学生和自己增加了劳动课时，另一个是学生们的学习成

绩普遍下降。这两个结果又产生了第三个结果，就是在联校统考中彻底失败，没有一个学生考试及格。这个结果最终导致了学校被解散、自己被解雇。事实最后又证明王光荣的决定是错误的，就是因为这个种黑豆的决定，不但导致了自己被解雇，更导致了自己的名誉扫地。王光荣终于明白，就像鱼与熊掌不可兼得一样，黑豆和名誉，市场和教育，也同样不可兼得。

翻来覆去地敲打一阵之后，他们把打过的豆秧抖一抖抱到一边，再把落在地上的豆子和豆荚扫到一堆，用簸箕把豆荚和豆梗簸干净。很快就装满了半袋子，高兴地看着自己收获的果实，王光荣来了兴致，王光荣替学生抹抹额头上的汗珠，王光荣说：

“馍妮儿，我教你背一首古诗吧，是课本上没有的。”

“啥古诗？”

“写连枷的古诗。”

“老师，干活儿的家具也能写诗？”

“能写。馍妮儿，你听：

新筑场泥镜样平，家家打稻趁霜晴，
笑声歌里轻雷动，一夜连枷响到明。”①

“老师，这都说的是啥呀？”

“这首诗写的是秋天用连枷打稻子，稻子南方有，咱这地方没有，可咱这儿有连枷。南方秋天用连枷，咱这儿用连枷的时候差不多就立冬啦。这首诗里是说新做成的场院像镜子一样平，家家都趁着下霜的晴天打稻子，一边劳动一边又笑又唱，远远的天边儿上响起打雷的声音，大家就用连枷赶紧地打，整整打了一宿，一直打到天亮。这首诗的主题主要是歌颂了劳动人民欢歌笑语，热爱劳动的场面。可惜，这首诗的题目叫我给忘了，作者

① 本诗出自南宋诗人范成大的《秋日田园杂兴》。

好像是宋朝的，好像是一个姓范的人写的……”说到这儿，王光荣愧疚地笑起来，“咳，馍妮儿，老师到底是个半吊子，到底是个民办教师，啥都记不住。”

馍妮儿笑笑，馍妮儿说：“老师，他胡说。”

“谁胡说？”

“就是你说的这个姓范的。”

“咋胡说啦？”

馍妮儿又笑笑，“老师，我跟我爸打过一宿连枷，胳膊都打肿了，能把人累死！我就没唱歌儿！”

王光荣笑着收起连枷，王光荣说：“馍妮儿，咱们今天就下课吧，我可不想把你的胳膊累肿喽！”

老师笑，学生也笑，师生二人把刚才的不愉快忘得干干净净的。

吕梁山干冷的暮色又透彻，又凝重，清晰地勾勒出西山高耸的山顶。

选自《上海文学》2005 年第 1 期

归来·人瑞

陈应松

归　来

喜旺的媳妇和喜旺的妈从城里回来了。村里人都看到她们从进村开始，就哭哭啼啼，声音尤其夸张悲恸，拖腔又惨又长。喜旺的小舅子扶着他姐姐，他姐姐抱着一个殷红色的匣子，那就是喜旺，从城里的脚手架上摔下来死去的喜旺。喜旺妈哭得跌跌撞撞跟在后头，由喜旺的弟弟喜华扶着。喜旺那四岁的儿子小喜打老远就跑过去了，有人给他说你妈和你奶奶她们回来了，小喜高兴地就往村口跑。喜旺媳妇见了儿子，一家人一起抱着就哭。小舅对小喜说："还不快给你爹磕头。"小喜就被人按下了，就给那个小匣子磕头。他看到了匣子上有他爹一张头发蓬乱的照片。他爹好久外出

时他还赶过脚的，爹说回来就给他带
糖果吃的，他朦胧地想起这个。他被小舅拉起来时看到好多人围着他们，他听见妈在哭“喜旺啊喜旺”，奶奶在哭“我的儿啊”。

后来，喜旺媳妇他们就让人引到了后山，在那里要把喜旺埋下来。

这时候，一群人哭哭啼啼放着鞭炮往山上走时，村头六指的小卖部里，给小学代过几天课的阮白脸坐在板凳上，接过瞿老倌的一支烟，凑过脸点燃后往深处吸了一口道：“摆脱贫困，总是要一代人作出牺牲的。”他咳嗽了一声，很舒坦地抽了一下鼻子，接着说：“桃花峪有二十几个妮子长梅疮，就是梅毒，没了生育，可人家楼房都做起来了，富裕村哪，哪像咱们这儿！后山樟树坪穷死，可去年死了八个，挖煤的，瓦斯爆炸，一下子竟把全村的人均收入提高了一千多块，为啥，山西那边矿上赔的么……要奋斗就会有牺牲……”

“可是，”瞿老倌说，“喜旺是自己栽下来的，听说是看了一夜黄色录像，人昏沉了，也赔么？”

“赔是要赔的。”柜台里用一只小手电照着墙角的六指说，“唔，你看喜旺媳妇的包……”

大家就看那个款包，果然有点鼓。

“那……”瞿老倌正正他的一顶黄色的军帽，里面塞了报纸或是纸壳，帽子棱角分明。他说：“既然喜旺媳妇大上个月去城里看过喜旺，他为什么还要看那个……”

“人心是不能满足的。”坐在旁边的阮白脸说。

一只红着鼻子的小鼠从鼠洞探出头来，六指跺了一脚，鼠就缩回去了。柜台外的两个人朝他看着。六指收了小手电，说：“按这个时间算，喜旺家今年过年就有楼房住了。”

“为么事人家说喜旺媳妇大上个月是回了娘家？”瞿老倌坚持说。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